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 第十二回 指坐功申明妙理 學真道喜逢明師

恩愛牽纏解不開，一朝身去不相偕。於今撒手無沾滯，直上瑤池白玉階。

話說西村那娃子，正要將重陽先生問手之言對他媽媽講說，忽見門外來了五六個人，問馬家莊那條路去。娃子說：「你們問馬家莊，敢莫去會活神仙麼？」那些人答曰正是。娃子聽說他們幾個要會活神仙便高興的不得了，對他們說不遠，我引你們去。說罷，即往前走。眾人隨著他離了西村，不一時來到馬家莊。合該有緣，正遇著馬員外坐在廳前，見他們進來即起身迎入廳內坐下，便問眾位到敝莊何事。他們幾人說是來求道的。馬丹陽聞言，即引他們到茅庵參見先生。內有一人姓譚名處端，號長真子。昔年身染沉痾，王重陽初到山東之時，曾授與卻病之工。將病卻好，一心悟道，遍訪先生，杳無下落。今聽人言，馬家莊出了一位活神仙名叫王重陽，才知先生在此。又約了一個好道的人，姓郝名大通號太古，是本府文登縣人。其餘幾人，也是學好之人，不必表他名姓。

當下譚長真又謝先生昔年卻病之恩，始言今日來學道之意。重陽先生曰法門大大開，去的去，來的來，去者不留，來者不拒。即命馬丹陽送他們到茅庵第二號去駐紮。過了幾日，又來了兩個修行人，一人姓劉名處玄，號長生子。一人姓王名處一，號玉陽子，俱係山東人氏。馬丹陽接見，問明來意，也是來求道的，即引他二人到茅庵參拜先生。重陽先生命馬丹陽送在茅庵第三號棲止。於是東來一個西來一個，不上月餘，來了數十人。重陽先生叫馬丹陽與他們議定執事各管一宗，俱有規條，不得擅越，諸事停妥，重陽先生與他們講論坐工，眾弟子分兩班序立，躬身聽講。

重陽先生曰：「人身以氣為本，以心為根，以性為幕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，人心腎相去八寸四分。腎是內腎，臍下三寸三分是也！正串著一脈以通息也。浮沉息總百脈，一呼則百脈皆開，一吸則百脈皆閉。天地造化流行，亦不外乎呼吸二字。人呼吸在心腎之間，則血氣自順，元氣自固，七情不肆，百病不治而自消也。打坐之法，每子午卯酉時，於靜室內厚鋪坐褥，於褥上盤膝而生，微目視臍，以棉花塞耳，心絕念慮，以意隨呼吸，一往一來，上下隨呼吸之間，勿遲勿速，任其自然，坐一炷香久，覺得口鼻之氣不粗，漸漸柔細，又一炷香久，覺得口鼻之氣，似有若無，然後緩緩伸脚張目，去耳塞，下座行數步，又側身偃臥，片時起來，嚥粥湯半碗，不可作榮，切勿惱怒，以損工夫而傷真氣也。」

打坐工夫不在多，全憑妖氣與除魔。

且將障礙一齊去，勿使心頭有網羅。

障礙不消煩惱聚，網羅不解怎婆婆。

分明至理相傳授，切勿因循自坎痾。

重陽先生講論生工後，下座養息，眾弟子亦各歸寮，丟下不敘，又表這山東登州府棲霞縣豆村，有一人姓邱名處機，字啟發，弟兄三人，長兄啟明，次兄嫂興，父母早喪，這邱啟發多蒙兄嫂看顧，得以成人。讀過幾年書，也能詩詞歌賦，但無心於功名，一味好靜，常獨坐終日，不與人言談，似乎其中有所得意處，而入莫如其所以然。兄嫂屢勸他讀書求功名，他使答以讀書原為窮理，豈希圖功名。又欲與之議婚，他又堅辭不肯，曰男子未立豈可以婚姻牽絆。兄嫂聽他言語不凡，也不敢苦勸，由他自便。邱啟發嘗語人曰人生在世，苦不尋個出頭路徑，終日爭名奪利，貪妻戀子，無常一到，萬事皆空。人以為世事皆真，於我視之如浮雲朝露，夢幻泡影。

一旦聞聽人言，寧海縣馬家莊有一位王重陽先生，廣有道德，是個大修行人，棲霞縣也有幾人在那裡學道。邱啟發生平愛的是道，聞聽此言，也要去學道。未得與兄嫂說明，又怕兄嫂不許他去，只得暗地收拾一點盤費，帶了幾件隨身換洗的衣服，悄悄離了家庭，望寧海縣而來。

不一日到了馬家莊。那日正遇馬丹陽當值，問明來意，簿上注了姓名，譚、劉、王、郝等齊來探問，俱皆歡喜說道，如此青年，便能誠心學道，誠罕聞也。說罷，即引他到茅庵拜見重陽先生。馬丹陽遂將他來學道之意對先生說知。重陽先生把他瞧了一瞧，擺一擺頭說：「此人心思太多，過於伶俐，學不了道，早些急自回去罷。休得自誤。」邱啟發跪而言曰：「小子一心學道，並無二意，遠望先生收錄。」馬丹陽也替他哀求，先生只是不允，說：「非是不收他，此人苦根甚重，怕他後來受不過磨難，必生退悔之心，不如不收他為妙。」邱啟發再欲哀告，重陽先生竟出茅庵觀花去了。馬丹陽等無奈何，只得將邱啟發引到前廳住下，使他打掃廳堂，暗裡也與他傳了些打坐工夫。一日，啟發對馬丹陽曰：「老先生既不肯收錄於我，我今何不就拜你為師？」馬丹陽曰：「不可不可！求人須求大人，拜師要拜明師，我不過略曉得一點初工。至於大道，我亦未聞，你且安心住下，我與你慢慢周旋。」邱啟發聞言甚喜，早晚二時懇懃一切，若有支使，聲叫聲應。住了幾日，把眾人都混熟了，個個都喜歡他，一日跟隨眾師兄到茅庵，只見重陽先生坐在當中，眾弟子兩旁站立，恭聽講說。

重陽先生曰：「吾自到此來，婆心度世，苦口化人，意欲使人人同歸覺路，在在共出迷津，夫餘亦人也，生能好道，少而癡蠢，長而怪異，壯而通神，世之奇吾者，皆以吾為異也！夫吾豈肯異哉！不過蠢耳庸耳愚耳而已！吾何異？不貴不妒，不想不妄，蠢也！不知計慮，不明巧拙，愚也！不言怪異，不落塵俗，庸也！世人說我蠢、笑我愚、責我庸、吾轉痛世人之至蠢至愚至庸，而不知振拔，吾即以至蠢至愚至庸之道，以醒悟世人。汝等不能知，即不知道。故修道者，必自煉心始，然煉於未發，尤貴煉於既發。如遊心放心諸雜念心，皆既發之心也。而做使之寂然不動，殆必守其心、定其心、收其心。失守心是守其未動時，定心是定其必動時，收心是收其已動時。收之不易，先要隨起隨收，收之愈疾，守之愈堅，守之愈堅，定之愈永，此乃我道門修心之妙！要使此心空無一物。蓋心者即先天一氣之真陽結成，故心屬火，非純陽無陰也。陽中自有真陰，故小形上有三數覆下，下有偃月載上，可見陽非陰不長，陰非陽不生，真陰從真陽，故以心名，所以動一毫妄念，心內就短少一分真氣。一事入心，便添一種魔障，故心一起，即不以小名，是名曰念，念字之形，人有二心也。人有二心，不能專一，故百事無成，至於道更遠也。」

重陽先生曰：「心為一身之主，有一無二，若起二心，是謂之念也！此今一萌，便生出許多虛妄之事，而心也不能作主，致使此身陷於沉溺，歎乎！難以拔度也！」正講之間，只見邱啟發在人叢中聽得高興，連聲稱妙！先生將他瞪了一眼，遂不再講。眾門人出來盡埋怨他不該聲張，以致先生停講。邱啟發裝不聽見，恁他們胡怨恨一陣，暗思先生煉心之言，即煉道之訣也！煉道者苦不先將心煉好，縱有妙道亦煉不成。於是每日檢點其心，看有差失無差失，有過錯無過錯，一旦見眾師兄不在前廳，必是在後面聽先生講道，他也跑去聽講，不知聽些甚麼？且聽下文分解。

天下原來無難事，只怕世上有心人。